
研六室文鈔

研六室文鈔卷八

績溪胡培翬竹邨

漢北海鄭公生日祀於萬柳堂記

秦燔書滅學賴漢儒掇拾收集羣經復出孔門之微言大義三代之典章制度得不盡泯於世漢儒注經之力為多大司農北海鄭公康成生東京之季集漢學之成初師事京兆第五元又師東郡張恭祖後乃因盧植師事扶風馬融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於易先通京氏後傳費氏於書傳杜林古文於詩

先通韓氏後遵毛氏於禮經本傳小戴今文之學兼習淹中古文周禮宗杜子春及二鄭之說禮記依盧馬之本春秋則有評論略說發公羊墨守鍼左氏膏肓起穀梁廢疾其餘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有注解由其於兩漢經師之說綜括靡遺而又網羅百家博稽六藝證其同異辨其是非故所注各經歷代遵習有宋朱子尤服膺鄭學嘗於論孫父在爲祖承重服得鄭志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一條曰向使無鄭康成此事終未有斷決於論井田則曰周禮有井田之制

有溝洫之制今永嘉諸儒欲混爲一不可通鄭氏注分作兩項極是所作儀禮經傳通解全錄鄭注至其傳詩已自異於先儒而采鄭箋猶多蓋鄭氏之有功於經大矣范史作傳殊多漏略於三禮則止載儀禮禮記注而遺周禮於三傳則止載發墨守等書而春秋左氏分野春秋十二公名闕而未錄孟子注見隋唐志爾雅注見周官疏而本傳俱未載入培翬春闈報罷將出都門墨莊宗兄邀宿齋中度夏閒暇無事遂蒐取各書與後漢書本傳參考補其缺略成鄭公

傳考證一卷於太平廣記中得別傳云康成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墨莊以順帝紀是年七月書甲戌朔推之知戊寅爲七月五日余因謂墨莊曰昔臧榮緒以庚子陳經遂有生日之祝近人多爲歐陽二蘇作生日若鄭公之有功聖經詎出歐蘇下今國家表章絕學改革前典旣已復祀鄭公兩廡吾儕於其生日私致芹藻之敬不亦可乎墨莊曰然遂作啟相與徵同志十餘人祀之於萬柳堂堂爲元廉希憲別墅後捨爲寺國初馮博諸君曾寓此是日也循雨初霽天高景澄而茲堂

又偕處都城之東南隅車轍罕至塵囂遠隔同人瓣
拜禮成登樓凝眺懷古思舊酌蔬賦詩盡歡而退屬
余記之時嘉慶甲戌歲也同祀者棲霞郝蘭皋懿行
涇朱蘭坡珔胡墨莊承珙王鐵世琦文登畢九水亨
陽湖洪孟慈飴孫桐城馬元伯[illegible]徐樗亭璈胡小
東方朔祁門陳警圖士瀛錢塘葉小鞠朝采及培翬
也

己卯歲七月初五日復祀於萬柳堂同祀者元和
蔣香度廷恩新城陳石士用光嘉興錢衎石儀吉

桐城光栗原聰諧長洲陳碩甫奐崇明陳辛伯兆熊鶴山馮晉魚啓蓁邵陽魏默深源武進張彥惟成孫暨朱蘭坡胡墨莊徐樗亭與余向之同祀者洪君孟慈已宦發湖北郝君蘭皐以病不能至餘六人俱已出都憶甲戌海昌陳同年受笙均爲余繪圖且賦詩一章今亦出都矣甲戌己卯相距數年閒而友朋之聚散已如此亦重可感也培翬又記

錢竹汀先生入祀鍾山書院記

錢竹汀先生名大昕江蘇嘉定人博洽經訓尤精史學通六書九數天文地輿氏族金石熟於歷代官制及遼金元國語世繫著書三十五種合三百餘卷其經說具於所著潛研堂文集及養新錄內能斷千古之疑正羣儒之謬至其廿二史考異一百卷梳櫛譌舛鉤索幽隱尤爲讀史者不可少之書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年四十餘丁外內艱遂引疾不出歷主鍾山婁東紫陽各講席以訓迪後進終

其身
國史采入儒林傳本邑請祀鄉賢祠蓋乾隆中一大儒也道光十二年培翬來鍾山講院得先生所撰學約切實該括有裨學者求其版不可得乃重梓以詒在院之士其堂之東有祠祀院長之有學行者而先生未與心竊慊焉既與諸薦紳言之而陳君懋齡吳君剛汪君雲官六七人同應聲曰是眞此邦之缺典也亟製栗主敬送入祠陳君爲言先生主講時伊年尙幼曾受業焉先生精風角親驗其術其著廿二史

考異卽在院內然則玆地之祀先生烏容已歟乃記

其事而系以詩曰

古之儒者通天地人三才萬象一道彌綸功歸約禮

敎始博文陋彼牆面淺見寡聞師師傳效大道以湮

我

朝振之宿學連翩黃梨洲顧亭林閻百詩胡東樵力濬厥源梅

勿庵江愼修特立惠定宇戴東原並延儒術之盛如日中天先

生蔚起益擴其傳九流六藝洞悉貫穿囊括史籍上

下千年發爲著作旁礴垓埏解蔽祛惑續著簡編大

江之左鍾阜龍盤是曰都會講道之淵名儒踵接從者如雲馨香俎豆報禮惟寅觥觥經師列位其間先生躋焉寶足比肩春秋時祀其薦蘋蘩顧瞻型範矢志宜專敦崇實學

宸翰高懸講堂敬懸世宗憲皇帝御書敦崇實學扁煌煌

聖訓多士勿諼游圖書府味道義根居業廣大無固籬藩前賢在望軌轍可遵豈惟多士宜法前賢繄余薄植景仰彌殷恨未侍側執經討論先生卒於嘉慶九年余時年二十三生未嘗不同時恨未見焉

從叔父同知公遺書記

公諱秉虔字伯敬號春喬嘉慶己未進士用主事分刑部歷官甘肅丹噶爾同知公爲叔祖繩軒公長子自少習聞庭訓於諸經大義已自通曉後依方茶山先生入都肄業成均居京師久名公巨儒咸從受教會試爲大興朱文正公及今相國阮芸臺先生所賞拔而歸安姚文僖公高郵王文簡公武進編修張皋聞先生皆其同年友故其學具有根源尤精於訓詁音韻辛未之歲培翬計偕在都與公同寓處每夜讀

書必盡銀燭二條雖日間酬應紛紜而夜課不減甲申自甘入覲以所著甘州明季成仁錄屬培翬校梓臨行送至寶店論學達曙每云公事旁午不得致力及任丹噶爾寄書培翬曰此間事簡可以畢吾著述矣乃未及三年遽卒於任嗚呼寶店一宿孰意竟成永訣耶卒後家屬寓甘省迢迢數千里歸計有待余恐其著作之散失也致書訊問而培緒培濬二弟來書詳述所著書目並述著書大旨情詞嗚咽閒一年肇昕姪齎遺書數冊歸培翬於是得讀公之著作以

其卷帙之多而梓之有待也乃爲條陳其目而記之曰周易小識八卷尚書小識六卷論語小識八卷皆取諸經文字句讀異同詳引而辨正之卦本圖攷一卷論畫卦之原尚書序錄一卷毛詩序錄四卷列序說於前采注疏附於下而以己意論斷之爲錄漢西京博士攷二卷詳考諸經博士源流而西漢傳經之師法以見甘州明季成仁錄四卷詳考李賊陷甘死守殉節諸忠烈並記捐廉祠祀事官張掖作也景忠錄三卷詳考河州自宋至

國朝殉節死事諸人姓名事略官河州作也此皆公所手定者又有經義聞斯錄雜考諸經分條記之其曰聞斯者著其本於庭訓也又有槐南麗澤編在成均時作也又有月令小識四書釋名小學卮言對牀夜話惜分齋叢錄消夏錄文集詩集公於毛詩說文用力最深而毛詩小識未成說文未有專書則以天奪之速也嗚呼公自少負才名又工楷法乃對策大廷未與館選其同年多持節鉞於外而公倘淹抑僚屬馳驅鞅掌於邊徼之區宜若有不適然者然吾

家學自東峯公傳至公九世傳至培翬十世培翬仕宦偃蹇賦閒日多年已五十六矣鬢髮蒼蒼所欲爲者迄無成就而公服官中外數十年所至有惠政不以學廢公且多歷繁劇而其著作之富已如此又有佳子孫克承其學將必傳於後世公其可無憾至出處履歷宦績有緒濬等所爲行述此不及焉道光丁酉姪培翬謹記

涇川書院志學堂記

昔夫子嘗言學易可以無大過而敎人則曰何莫學夫詩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諸弟子記子所雅言曰詩書執禮是則以羣經爲學者孔門之遺法也道光十二年涇邑涇川書院成邑侯今觀察厚子趙公以朱子白鹿洞揭示摹於壁而顏其堂曰志學葢欲學者志乎此也然而朱子標列五敎之目爲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所以端學者之趨嚮至其義之所以

然與其節目次序則必用力於學而後知之其所以爲學之方則必讀經而後得之故朱子云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也讀經之法依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不過六七年而易書詩三禮三傳本文可畢加以講求注解亦不過三四年可畢諸生來此者經傳想已讀畢再以數年溫習講解已得要領即經傳未讀畢者補而讀之亦不過數年何憚而不讀乎

國家設立書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講明脩己治人之道備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廩周其空乏亦並非

望其博取科第爲一身之榮已也諸生當思未得第以前立身行已以何者爲脩省之資既得第以後居官治民以何者爲敷施之本則讀經可不急哉黃梨洲先生有云明代講學者襲語錄之糟粕不以立經爲根柢然愚以爲襲語錄之糟粕猶知從事先賢緒餘今士子多儆其力於時文株守兎園冊子竟不知此外有何學問其下者又或勦襲雷同日思爲竊取科名之計卽以時文論亦惡劣極矣尙安有人才出其中哉陸淸獻公云讀經讀古文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時文亦自然長進蔡文勤公云村俗秀

才株守時文冊子止望得第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此鄙陋之尤所宜戒　故士子之學必以通經爲先而志尤不可不立朱子云書不記熟讀可記思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王文成公云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二者所言至深切矣士苟有志於經則必熟其本文詳其注釋深求乎聖賢立言之旨以得乎脩已治人之方苟讀之而茫然無得於心卽或有一知半解而自矜自是不知親賢取友以集

其成者皆志之未立也涇之先賢講明正學著為事功者甚多近日先達諸公亦多以博學敦行為務著述斐然皆諸生所宜法者若或謂其為難疑其為迂而不肯從事於經則是不自重其身甘為庸下之歸非邑侯名堂之意矣余居此數年深愧學殖荒落無以為先導而竊願茲地人才之興日盛一日故謹書此為記以勸云

績溪會館尚義軒記

京師吾績會館重修於道光丁亥越二年復建尚義軒軒在館之西偏其始也老屋數椽傾欹摧朽余與蘿菴理齋心原以舍謀所以新之乃式闢舊基高其楹宇於地之北構甋房五間其南建平臺三間而於平臺之左右各置小房一間以為門廡庖湢之所既成余顏以今名或詢於余曰子之以尚義名軒也殆以連年新館屋修廢墜為義舉而矜尚之歟余曰否否夫義舉非成之艱而守之艱其所以不能守者由

當局有自私自便之念弗克循理之當然分所當爲而或諉其勞或專其欲久之必至渙散紛爭廢敗公事而後已然此自私自便之念易動於中每爲人所不能無惟義一秉大公凡事皆有至當不易之經截然不可犯以是爲倘則有以勝其自私自便之念而務求利人不求利已夫如是則莫不和同以聽而事罔不濟易曰利物足以和義先儒謂不和生於不義者其是之謂也汪手存曰此段發揮尚義二字足令剝蝕之徒猛省若夫好義者遺利而究之廣厦常存旅宿有所於已亦無不利

棄義者貪利而究之塗敗之後沾丐無從於已亦無所利固理之顯著人所共知者至於夫子言義以爲上而推無義之弊曰爲亂爲盜此在貪冒勇很之流所宜聞而警心而不必爲吾儕告也或乃怡然意釋曰自今以往吾邑之人皆知以義爲尙則私去而無不和於館之成規可以遵守勿失矣爰次其言以爲之記云

旺川曹氏義田碑記

孟子言文王治岐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四者周公制禮以門關之財養死國事之老孤而於凡民之窮者皆有以振之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鄭注謂窮者有四曰鰥曰寡曰孤曰獨是已特振之之法不詳王制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謂給以廩粟其即周禮振之之法歟大田之詩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此言風俗淳美人皆以所餘助上振而盛世無

顛連失所之民也吾邑旺川曹賡南先生名樂國子監生好讀書通大義務以淑身善俗不求仕進所著有少貴集清質可誦又有格致錄薈萃先賢格言以訓後人而尤惓惓於族之無告者幼承父訓卽以捐田贍族爲志由是習廢著力撙節日積月累歷數十年之辛勤有田若干畝捐以爲義田又建屋若干楹以爲莊所共計值貲萬金手定規條凡族中無告之窮民月有米歲有衣其少者讀書佽其脩脯習藝給與纏費貧而無期功之親者助之娶老而無房產之

遺者資其葬於嘉慶二十四年呈請署任華邑侯批
示舉行殁後子恩甲等謹遵勿失於其未竟之緒更
增而成之胡邑侯莅任曰邑有義行如此而不以上
聞可乎遂具牘詳其事道光十五年冬奉
旨旌表建坊如例巍巍綽楔遠近榮之回憶舉行之
始迄今幾二十年知爲善無不彰而遲速有時耳恩
甲將勒石埀諸久遠而以文屬余余謂義田昉於宋
之范氏自後多有行之者然先生家非素封以其畢
生辛勤所有盡捐以贍族而其詒子孫者尚歉焉此

則尤人所難者又他姓義田計丁給食盡人而予族中子弟恃有養贍不肯盡力於耕讀工賈之業以汩沒其才智或猶指爲義田之獘而先生則惟於鰥寡孤獨是矜是恤俾不至困而失所深有合於古聖王振窮之旨是則吾鄉里之所宜奉以爲法者矣

朱氏耕雲莊祭田記

昔聖門弟子記夫子之祭曰如在而夫子自言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然則祭惟致其誠敬已耳奚論祭產之盈歉哉雖然禮不云乎外則盡物內則盡志言盡志而先以盡物則祭所需不可缺久矣余少時讀儀禮特牲饋食禮竊歎諸侯之士微職耳而祭之日盛於俎者有豕腊魚盛於敦者黍稷盛於豆者葵菹蝸醢盛於籩者棗蒸栗擇庶羞以膮炙胾醢芼用苦若薇且也先期陳設則陳鼎於廟門外設洗於阼階東

南篚在洗西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壺棜禁在東序几席在西堂何以物無不備如此及考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謂自卿至士皆有之始知特牲所具皆取於圭田之入故孟子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後世井田廢圭田亦廢仁人孝子悽愴怵惕動於情之不容已往往自置田以供祀事而律令遂有私鬻祭田者罪加等之條蓋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涇邑朱義齋封翁本先世積善之遺篤於內行樂尚施恤事詳翁叔蘭坡先生所撰行畧內殆所謂德宜世祀者

今令嗣宗藹宗翰廷杰廷熊四人圖謀久遠乃於涇
之北鄉官田湖及馬頭鎮置田二百十餘畝又於南
陵官田湖置田五百八十餘畝以爲封翁祭田歲收
其入供祭之需有餘則以資後進讀書膏火旣請於
兩邑大令出示勒石永禁私鬻侵爭矣而廷杰復來
涇川講院屬記於余余謂有田以供祀事則外盡物
而內可以盡志洵仁人孝子之用心至於以所餘給
膏火亦祭澤及下之道也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
厚若使世之人皆知以祭田爲先務而風俗不歸於

厚者未之有也是可以風矣

清淮紀夢圖讚 有序

蘇君賓嵎工文嗜古篤友朋之誼余初未相識也道光壬午於友人陳碩甫庽齋見之其後一辱還荅皆未遇今歲應禮部試來京出清淮紀夢圖示余則蘇君甲申道經廣陵夢余於草堂注經周澗東於溪濱采藥覺而為圖三一以詒余一以詒澗東而自藏其一屬余題其上余覽之滋愧焉夫余束髮治經廿載於斯茫無心得雖偶有所述未敢以聞於人今奚為而見於蘇君之夢耶豈蘇君沈潛經訓寤寐弗忘其

精神之勃發不擇人而著而假之於余耶抑豈余竊
注經之名而無注經之實浮沈時事將必終於無成
神故特兆諸蘇君之夢以惕余耶且賓嵎與澗東同
貫鄱陽又屬懿戚少長相習見之於夢固宜而余又
奚然耶豈意念別有感觸而不繫乎遠近親疏之跡
耶然余與賓嵎一見於水月禪舍而其狀貌言論若
有繫於余心厥後思碩甫未嘗不憶賓嵎以是推之
賓嵎之夢余亦其情也澗東精儒術而旁通於醫與
余同第己卯尤相契洽茲夢信非偶然

讚曰夢胡爲起起於心精晝思夜寐著著形形嘗其
夢時隨感斯值天地民物現藏一息彼昏者流弗慮
夢爲蕉鹿芻狗安有神奇達人澄懷不爲物勝通乎
宜樹（嶺韻宜樹 神樹音社）夢得其貞應或吞丹篆或飲易爻惟
志常定動與神交邗溝長流浩淼弗竭通江右湖英
靈宅窟是焉結纜湖洞雍容經神學海企仰前蹤石
上菖生溪邊樹繞壽考博聞茲夢之兆披圖載頌詞
鄙情眞謂余不信訊彼占人

器共一十七宗一百五十八件質文度數悉遵
御製律呂正義成式無分寸之逾司樂生二十人舞
生四十八人先生與之朝夕講肄絃歌舞蹈悉遵
欽頒樂章字譜無纖悉之訛池郡守何公爲撰文紀
其事樹石明倫堂十八年應江南鄉試得疾回署遂
以是年十一月二十日卒生於乾隆三十三年七月
初七日年四十六子二長光恒時纔四歲次光謙未
週月先生廉介自持一毫不苟取卒之日囊橐蕭然
石埭士民咸感傷相約醵金賻助送其家扶櫬歸歙

先生讀書具深識過目輒記然不肯苟於著述以爲必有關絶續之大能發千古之疑始立言以傳後所著有衡齋算學七册考定通藝錄磬氏倨句令鼓旁線中縣而縣居線右解一册已刻又有參兩算經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聲譜今有錄衡齋文集詩集續修歙縣志入史館纂修天文志時憲志官石球刻有開方表先生之學大略有三曰算學曰經學曰小學算學自弱冠後館吳中三年歸學成著書刊布藝林海內通人言天文算術必推先生其精妙入微

發前人所未發焦君里堂作先生別傳詳哉其言之矣別傳附刻於後至經學小學之書既未傳世知之者少然生平用力實深諸經注疏皆能成誦貫串在胸是非得失無不了徹漢唐諸儒疑謬相承之說一經勘正渙然冰釋如司馬法有二條一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士十人徒二十人疏家每生轇轕先生曰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凡家出一人七十五家出車一乘此鄉遂之軍法也士十人徒二十人凡十家出一人三百家出車一乘三百家卽成也成三百家據實受田者而

言除旁加之一里治溝洫者即甸也故又曰甸出長轂一乘此都鄙之軍法也鄭康成於禮注毫不相混而服虔注左傳竟合而一之其誤始此矣又以其說解論語千乘之國曰出軍之法侯國亦異外內鄉遂七十五家出車一乘都鄙一成百井出車一乘載於司馬法者昭然千乘之國蓋合境而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攝乎大國之閒而生畏者耳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而約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

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爲一鄉一遂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廛里場圃之等九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家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造都鄙卿三致仕卿三宜殺於王卿約方四十里親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親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疏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終爲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百家分處公邑出車從

鄉遂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于乘云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如今三月上已如水上之類陸德明釋文音已爲祀後人多讀祀音先生曰己當音紀以太初法推之弟三蔀弟三章弟三年三月三日恰是己日其支爲丑而非巳足見音祀之譌且古人以上稱日者皆屬干不屬支據賈疏云一月三己音紀無疑其自出新解糾正舊說若此類甚多深於鄭氏一家之學嘗曰鄭氏三禮注一義必通貫全書一文必準稱千古誠篤論也又曰鄭氏易注以

象爲主先取本卦之象無則取之卦之象互卦之象之而互之象爻辰上值列宿之象令聖人繫辭無一字虛設較王輔嗣之宗尚元虛誠爲得已然猶有議者夫子言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是解彖辭不應取之卦之象解爻辭惟當取一爻獨變之象康成注按之此例尚未悉協因欲綜全經作易疏未就經學之書成者惟十三經注疏正誤遺本今存及門汪孝廉延麟處熟於字書有問奇者隨舉無毫髮爽嘗撰說文聲類以篆手寫定本藏於家自序謂始嘉慶戊

午迄辛酉三閱寒暑乃克卒業夫古人文字起於聲音有聲而後有字說文之某聲實六書樞紐特許氏本書以偏旁分別部居讀者罕得其條理先生取某聲及讀若之聲研貫鈎比類次成帙而六書之本旨以明又作聲譜明切韻之學開合俱分土金木火水五宮用平上去而無入聲著三聲論辨入聲爲上濁其言曰聲止於三一曰平二曰上三曰去三聲皆有濁聲而上聲之濁最顯定聲類者不審其精讀之過急乃於清聲之後繼以上聲之濁而別之爲入聲相

沿至今習焉不察韻書葛藤從此起巳故有以去濁爲上入之濁者等韻羣定諸母是也說者謂上聲之濁似去而非去今觀羣定諸母則誠然矣疑泥諸母何以又不似去乎蓋既誤別上濁爲入聲因求羣定之聲而不得遂取方音別上入字之訛爲去濁者而塡之以聲而論則眞去也何似之有至疑泥諸母既因平聲之淸無字不立其母又遂竟以淸聲塡諸濁位此誤別入聲致生支離之咎也有上入不分淸濁二位任意通用者經世音圖暨韻法直圖是也蓋欲

於上入之外別其清濁而不能別因重其聲以擬平去而不可分此誤別入聲致生蒙混之咎也有製啌嘡上去入為五聲而上去入皆不分清濁者方以智之通雅是也蓋既誤上濁為入聲別求上入之濁而不得遂疑仄聲一例並去濁而昧之此又誤別入聲致生掛漏之咎也汪士鐸謹案古無入聲之說孔巽軒亦詳言之或以此論為可刪未然其言窮流溯源洞見韻書疵纇先生經學小學之大略猶存于此矣天性孝友少時貧困竭力養親恒負米數十里外嘗典衣為犬嚙秘不令親知值歲歉

不能營二鬴百計謀甘旨以奉二人自乃從山岷採石麪充腹喉格格不能下強咽之腸爲之塞退而形諸歌詠以自歎厚族黨雍睦無閒言與人交和而介待問勤懇不倦往復論曉必令問者釋然乃止培翬自丙寅冬執弟子禮未幾而先生入都嗣後南轅北轍動輒相左中惟己巳歸里得一再奉教吁可傷已去冬過邗江既以其學之大者丐焦君作傳茲與先生甥洪鏻料理遺書益增感愴恐先生行迹日就湮没乃謹以所聞知敘次於右嘉慶二十年乙亥九月

胡培翬謹撰

焦氏循所撰別傳附

吾友汪君孝嬰嘉慶丁卯以優貢生赴

朝考京師戊辰入

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既成

天子嘉其通曉數學選授石埭儒學訓導癸酉冬

十一月卒於官明年甲戌冬十二月其弟子績溪

縣舉人胡君培翬移書於循乞爲撰傳一篇備史

館傳儒林者采擇嗚乎孝嬰信沒矣自丁卯與孝

嬰別去秋省試後孝嬰與舍弟同舟至揚信宿遽去循村居以足疾未獲一晤近者傳聞孝嬰沒猶未敢信得胡君書而孝嬰信沒矣孝嬰少余五歲自訂交於秦淮旅舍至今二十餘年雖遠隔數千里有所得必郵寄相與論訂歲丙寅余館城中與孝嬰館相去數武尤朝夕聚然孝嬰之學深妙入微恐不足以盡其蘊姑述所知質之胡君惟大人先生採摘焉孝嬰諱萊姓汪氏號衡齋徽州歙縣人也徽州之學自婺源江文學永倡其先休甯戴

庶常震歙縣金殿撰榜程孝廉方正瑤田踵而興焉江氏精西人法戴氏飾以古九章割圜故天文術算與宣城梅氏相伯仲東吳錢少詹事大昕教授塘邃相應和然孝嬰生於歙其學實自得不由師授弱冠後讀書於吳葑門外數年苦心冥索盡得中西之秘亦未嘗與吳中師友相接天資敏絕性能攻堅極緐賾幽秘他人翻覆再三未能理其緒而孝嬰目一二過默識靜會已洞悉其本原而貫達其條目是非閒隙豪髮莫遁人所言不復言

所言皆人所未言與人所不能言故其著述無多

卷而簡奥似周秦古書八綫之制終於三分取一

用益實歸除法求之孝嬰以一表之眞數僅得十

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通弦與五分之三通弦交

錯爲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

弦切之數益密梅氏環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術

惟求倚平儀外周之兩角而縮於內半周之角未

詳孝嬰以爲易更立新法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

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堆垜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尖

堆積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孝嬰推而補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尖堆皆可由根知積因及諸物遞兼之法以補古九章所未備凡此引申觸類無不探幽索隱條疏層解所尤獨得者爲糾正梅文穆公句股和積之術及指識天元一正負開方之可知不可知文穆赤水遺珍稱有句股積及句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苦思力索立法四條其門生丁維烈又造減從翻積開三乘方法文穆許之孝嬰曰句股形等積等弦和帶從立方形等積等高闊

和皆有兩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弦和四十九句股積二百一十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和亦四十九句股積亦二百一十若問者牆執一形則對者交盲兩數梅丁諸公法成而不可用遂創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句股形之法其法四倍句股積自乘句股和除之爲帶從長立方積以句弦和爲從開得數爲兩句弦較之中率自乘爲帶從平方積又以中率與句弦和相減爲長闊和求得長闊兩根爲兩

句弦較用句弦較與句股和求得兩句股形各數
蓋悟得兩句弦較及兩句弦較減一句弦和之餘
必爲連比例之三率兩句弦較必爲首末二率兩
較減一和之餘必爲中率句弦和必爲三率併故
求得首末兩率即得兩句弦較之數又悟得同積
之邊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後可通故四倍句股
積自乘即兩形之倍句相乘爲底兩形之股相乘
爲高又以股自乘同於句弦和乘句弦較則以句
弦和除股自乘原可得句弦較今之兩倍句不同

數相乘之兩股亦不同數則句弦和乘之不得句弦較而得兩句弦較之中率蓋句弦和旣爲三率併則此一句弦較爲首率者用減此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卽中末二率彼一句弦較爲末率者用減彼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卽首中二率故兩倍句相乘卽猶以中末乘首中而兩倍句相乘爲底兩股相乘爲高者化爲中率再乘爲立方三乘併爲帶從故以句弦和爲從開立方卽得中率又以中率自乘與首末二率相乘等故以中率自乘爲平方

積以首末二率爲長闊和得長闊即得首末得首末即得兩句弦較之數是術也窮消息之原鑿旁通之徑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矣元李冶傳洞淵九容之術撰測圓海鏡盆古演段以明天元一如積相消其究必用正負開方互詳於宋秦九韶

數學九章

本朝梅文穆公雖指天元一爲西人借根所由來而正負開方則未有闡明者元和李銳尚之特爲讎校謂少廣一章得此始貫於一好古之士翕然

相從孝嬰獨推其有可知有不可知如測圓海鏡邊股第五問圓城求徑二百四十步與五百七十六步共數而李仁卿專以二百四十爲答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尖田求積二百四十步與八百四十步共數而秦道古專以八百四十爲答乃自二乘方以下縷析推之得九十六條凡幾根數爲帶從長闊較則可知爲帶從長闊和則不可知又推得幾眞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積等多少糅雜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數用

幾立方數除之得數乘幾根數以較幾眞數若少於眞數則以幾平方爲高闊較是爲可知若多於眞數則或幾平方數爲通分法三母總數幾眞數爲三母維乘之共數幾根數爲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設眞數一百四十四少二百零八根積多二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爲不可知也孝嬰於六經務在熟習本文博通注疏原始要終以一知半解爲陋儀禮士虞禮記虞沐浴不櫛注云今文曰沐浴歴來挍者不言其

所謂或以今文曰沐浴則古文不曰沐浴今本作沐浴宜有譌孝嬰曰否注謂古文作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無不櫛二字所異在不櫛之有無不在沐浴之增減也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是爲甲寅漢書述三統推太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孝嬰曰三統劉歆所作王莽以火德消盡土德當代依太初元年甲寅數至建國元年則爲丙午莽急欲卽眞萬不能待戊己之年故更元年爲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寅爲丙

子又僞爲超衣之法遠託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爲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法至建國元年恰爲己巳此與卽位之日用戊辰令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歆以之欺莽莽以之欺天下凡說經史不苟同於人類此熟於許氏說文工篆籒餘事亦爲詩歌性淵穆和易與人接無厓岸有以所著撰相質必首尾研究再三否者直乙之是者爲之疏通證明程氏瑤田撰磬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倨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

横於上所以壓之使正泥成說者或疑之孝嬰核以重心比例之法而磬鼓直縣之制以定或得舊井闌石有字磨滅衆傳會爲蜀延熙時物孝嬰細審力闢其誣或勸其周旋世故終崛強不少假借其官石埭也公事依例獨行不爲利疚威惕故食貧茹苦無異諸生時嘗雨中步遊黃山作遊記一卷石埭東南郭栁家梁有媼劚田得銅器二鬲相附有古篆文孝嬰量得大者口徑今尺八寸十分寸之九邊侈一寸十分寸之一腹寬底殺容積寸

二百三十六辨其當下篆爲蜀郡成都楊旦造傳子孫十字小者容積一百一十寸形與大者同辨其當下篆爲陵陽子明受王孫釜作醆用沸十二字劉向列仙傳紀子明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此其沸石之器旦爲楊王孫名可補班氏漢書急分俸錢購得之日手摩挲以爲娛樂而甑中生塵不爲計也春秋四十有六所著衡齋算學七卷行於世

論曰今世精九數之學者推孝嬰及李尙之銳尙

之善言古人所已言而闡發得其眞孝嬰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申得其閒尚之精實如詩之有少陵也孝嬰超異如詩之有太白也秦李之學爲郭太史授時草開其先有明三百年莫有能知者唐順之顧應祥自謂知算而於測圓海鏡授時術不知立天元爲何如事竟删細草去之

本朝重實學盡收兩家之書於四庫全書中而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乃得從而彰顯焉正負開方發明於尚之俾古學微而復著而可知不可知則自

孝嬰啟其端尚之亦深歎爲窮幽極微爲算氏之最撰開方三例以證明之所云一答卽可知者也所云不止一答卽不可知者也所爲三例以隅實同名者不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雜者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雜其從翻而與隅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知隅實異名卽帶從之長闊較也隅實同名卽帶從之長闊和也尚之以隅實同名異名明一答與不止一答孝嬰以長闊和較明可知與不可知其義一也至孝嬰謂幾眞數少

幾根積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等卽倘之所謂實負從正廉負隅正爲隅實異名而正負相雜者以商數乘隅與廉相減隅數多於廉則減去廉之負而存隅之正隅從兩正當一實負仍從爲隅實之較隅數少於廉則減去隅之正而存廉之負廉實兩負當一從正仍從爲隅實之和以立方除平方猶以隅廉相減以根數乘減餘而少於眞數則眞數爲和卽從爲較矣以根數乘減餘而多於眞數則眞數爲較卽從爲和矣尚之言多少在廉隅孝嬰

言多少在從實隅多於廉斯從少於實故尚之以多爲一答孝嬰以少爲可知廉多於隅斯實少於從故尚之以少爲不止一答孝嬰以多爲不可知尚之究乎旣商之後孝嬰審於未商之先言若殊趨義實互證觀此者或斥彼遡彼者或詆此故相傳其齮齕焉然而絕學之顯端由兩君實闢乎

盛朝文治之盛謹備述之而他從略云

姚鏡塘先生行畧

先生諱學塽字某號鏡塘姓姚氏曾祖金鼒祖汝楫父宗炫世居浙江歸安縣雙林鎮乾隆己酉拔貢郎以是年舉於鄉嘉慶丙辰進士奉
旨以內閣中書用時和珅爲大學士中書於大學士例執弟子禮先生恥之遂歸後四年和珅伏誅始入都任職戊辰充貴州鄉試副考官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久之遷兵部主事洊升郎中卒於官年六十一時道光丙戌十一月[illegible]日也先生官京師三十年清

介儉約於人無求蕭然自得人有餽以財物者概弗受餽以酒則受然留以待客其自飲仍取沽於俸錢也弟子從學者束脩之摯勿辭其鄉會試所取士以摯見者過二兩卽勿受京官印結之費毫不取同官强分給之則以施於全浙會館門生某爲運使以百金爲先生壽先生御之同年之官於外者來京知先生貧欲厚有所贈見先生竟不能啓口故自公卿以至士夫言廉潔者必交推先生無異辭然先生祇行其所安毫無矯飾亦絕未以此矜異於人涵養純粹

無幾微過失處則正襟危坐出則時行山立容色和
藹而時露嚴肅之氣人莫敢干以私培翬在內閣於
先生爲後進見之輒增愧㦬也先生於書無不讀然
宗主宋儒踐履篤實不欲以空言講學其教人以敬
恕爲要嘗謂感應之說可以勸人爲善而惠定宇所
注太上感應篇理未透徹因重注之自序曰天人所
以能感應者此心而已感應字俱从心人者天之心而心者
人之天也讀是書者其要在求諸心孟子曰君子以
仁存心以禮存心以禮存心則有所不敢以仁存心

則有所不忍有所不忍則其行也恕有所不敢則其行也敬敬且恕邦家無怨之道即天人感應之幾也

嘗荅友人書曰自宋以來講學之書多矣然其大畧有三以致知啓其端以力行踐其實以愼獨握其要三者之中愼獨尤急不愼獨則所知皆虛而所行亦僞又荅人書曰宋儒之學非盡於宋儒之書也本之於經以深其源博之於史以廣其識驗之倫常日用以踐其實參之人情物理以窮其變不必終日言心言性而後謂之理學亦不必言太極陰陽五行而後

謂之理學也合是觀之先生之學可知昔王文成公年少入京諸貴人勉以射策甲科取尊官爲第一流人文成曰第一流恐是聖賢路上如先生者可謂第一流人矣性喜酒飲酣暢談經世之學通達治體嘗欲以未見施行者著之於文而未及爲制藝得聖賢之旨每鄉會題出必擬作以示學者詩質厚淵永有陶韋風嘗自定其稿名竹素齋集歿後門人並編其古文時文與詩爲十卷題曰竹素齋遺稿刊以行世

章雷川先生行畧

先生諱大澤字道和雷川其號也宋相文簡公得象後其先世夫人練氏當五代時全建州一城之命子孫蕃衍有諱某者始遷績之瀛川又由瀛川遷城内之寨口遂爲寨口章氏父諱平學者稱蘭軒先生著有諸經温故春秋志凡紀年晉魏年證等書先生[illegible]之蘭軒公生二子先生其季也幼時母病牀褥朝夕侍奉衣不解帶歷數寒暑如一日人咸異之後侍父疾竭誠盡瘁愛親本於天性居喪哀泣逾常時有

章孝子之稱慼畢懸影於堂每出必詣影前歸亦如
之儀如生時出告反面終身無改也家貧授徒爲生
然待兄與女兄隨所有時奉之嘗旨甘必分致之於
祖先墳墓事力所能爲卽竭力爲之疏食布衣於財
利絶不計較每歲量入爲出不爲後日蓄積謀也嘗
有以厚聘延請者先生辭弗往曰財定於命苟非所
有取愈多適滋出入煩擾耳又謂銀錢不知所用則
不如瓦石瓦石無人歆羨銀錢可以賈害故凡以非
道義餽者輒弗受謹躬飭行坐立言動不忘恭敬至

老愈自然弗懈嘗書一聯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行不得皆反求諸己故其一生惟責己之意多目中不曾見人之可惡口中不敢言人之不善與之接者藹若春温鄉里中有請以排難解紛者先生至卽剛暴之徒愚魯之夫無不心折而悅服其德之感人如此然胸中涇渭昭灼於友朋後進有過失未嘗不面言之奸人有慕先生重名欲依附之以爲援者先生不爲動遇邑中善舉如捐鄉會試費建書院皆力提倡而於修邑志尤殫盡心力嘗曰人物臧否自有老成

評定非後生所及知至志爲一方徵信沿革制度失實訛以傳訛則吾輩讀書者之責故嘉慶志中凡考古證今辨正舊誤皆出先生一人之手性恬淡不慕榮進年未弱冠以府試冠軍入庠三十而食餼古紫陽院長孫蓮莽師愛其文屢取以冠六邑士而督學仁和鹿泉趙公山陽汪文端公尤加激賞然屢困棘闈不以介懷嘗曰科名倖得之不足爲榮惟是修身恒有愧於聖賢可憂耳嘉慶元年邑人推先生應孝廉方正之舉先生固辭道光改元邑人又必推先生

已擬定矣先生覺即固辭且將自呈狀其不可乃止
邑侯有重先生學行者造廬奉訪不肯見不得已往
謝之然不再往也少從父學即有志於根柢長以經
術領袖後進自少至老手不釋卷經史子集罔不通
究先生質明敏讀書靜細時有超解然不肯自以爲是
所著述亦不欲存曰學以躬行爲要耳又曰看書須
看到自己身上以之檢攝身心切於日用方爲有益
歿後仲子[illegible]與門人錄其經說數冊皆平日筆以
示生徒及講論之餘門人所錄存者其中說易最多

指解明切於漢魏各家注推勘尤精覈又有文集詩集亦殁後所搜存者先生古文意境蒼鬱深厚即尋常酬應之作亦極謹嚴無浮譽無濫徇此可為作文者法矣歲貢生候選訓導生於乾隆甲申歲□月□□日卒於道光甲午歲十月□日年七十一先生交蘭軒公與先大父朝議公同庚友善培翬幼時即聞大父盛稱先生孝行且稱其學博以是心重先生及長而遇學使按試及省試常追隨先生每歲自學舍歸輒就先生講論雖未列弟子籍然心實以師事

之竊歎先生宅中之厚不以不肖待人而其闇然自脩於內者俯仰無愧在孔門可附德行之科在宋史堪入道學之傳先生固不欲譽過乎情培聾亦豈敢言誣其實今之詮次皆就所習知者著之後之尚論先生者庶有考焉

贈奉直大夫叔祖繩軒公行狀

公諱匡憲字懋中號繩軒恩貢生候選州同知梧洲公諱振銘之曾孫拔貢生候選教諭瑜公公諱廷璣之孫歲貢生候選訓導

贈承德郎思平公諱清聚之子也於培翟爲叔祖吾胡氏自宋誠甫公遯於六經三史遊太學爲諸生領袖厥後三山公茗溪公繼之理學詞章爲世宗仰延至編脩宗器公六七傳咸登仕版編脩公後讀書者多不顯於時至東峯公諱永淳爲明諸生治尚書有

聲藏致遠先生驪深器重之傳至公八世皆績學敦孝友列庠序公之祖瑜公公游學京師名公卿交相稱許而公顧不樂仕進歸而以所學敎後人著有周易臆見五經解隨筆等書卽培翬之高祖也瑜公公生三子長武承公諱淸烈早世次邑增生梅溪公諱淸燾爲培翬曾祖三郎思平公吾家學至瑜公公而益顯梅溪公思平公承父志力學著書益振厲之故其後人人皆思自奮於儒術以詩書爲世業梅溪公生五子長縣學生佐臣公諱匡扆次縣學生補庵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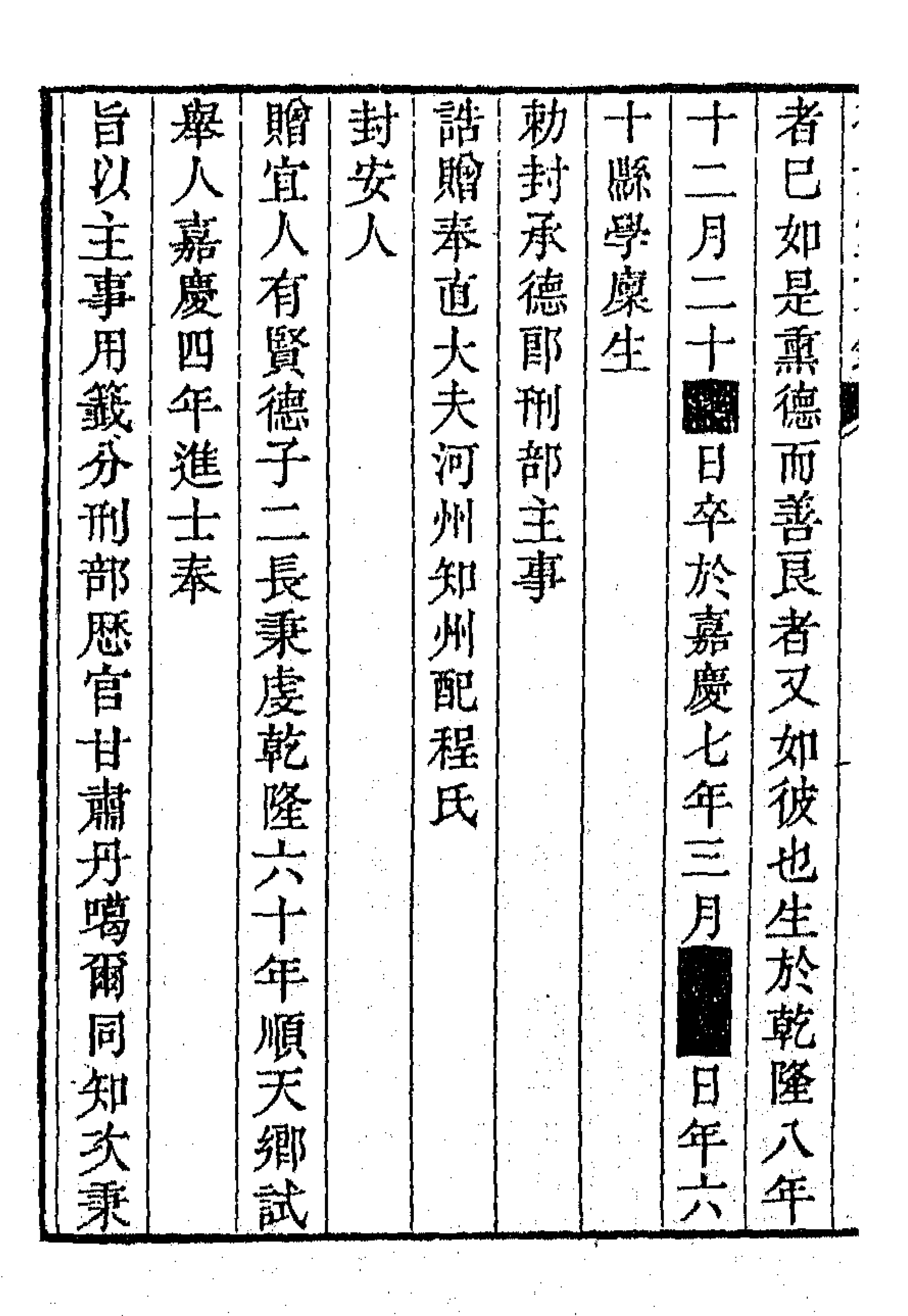
諱匡袞出後武承公三縣學生贊臣公諱匡襄四歲貢生候選訓導累贈朝議大夫樸齋公諱匡衷郎培翬之祖也行誼著述詳蕪湖王子卿先生所撰傳五縣學生別庵公諱匡裁思平公生四子長縣學生懋宏公諱匡寰次贈文林郎懋和公諱匡宷早世三郎公四縣學生性山公諱匡定培翬生晚不及見諸伯祖唯見叔祖別庵公性山公及吾祖與公而已當時咸授徒城內以力學相切磋吾家世居績溪市東先祖與別庵公居

新巷內公與性山公居新巷外性山公後移居巷內巷口有樓亭下可憩息每於日晡自書塾歸會於巷口各以所疑所得相質證一義之異高聲辨論斷斷不休自遠聞者驚以爲爭及前乃知其講學於此咸敬異之一時巷口有齊棘下之目嗚呼此培聲兒時摳衣側耳所親炙者爾時雖不解言中之義而其景象至今憶之猶如目前也思平公精研各經及宋五子書粹然儒者公自少祇承庭訓舉止端重迥異常兒年十六補縣學生二十而孤奮然自勵不肯苟隨流俗從宮

贊鄭炳也先生讀書紫陽山數年學益進盡通諸經
嘗於易欲重刊本義以復漢志十二篇之舊於詩謂
毛傳最古鄭氏已不盡悉其義今本毛傳多被王肅
竄亂異同之跡尚可考見又每歎唐宋以來不明古
人字借聲轉之理解經每多隔閡又常以四子書體
驗於倫常日用識解有足補前人者欲條記爲一編
而未成所著有毛詩集釋二十卷繩軒讀經記十二
卷讀史隨筆六卷石經詳考四卷繩軒集三卷易書
詩禮春秋及許氏說文皆有手鈔定本存於家生平

嚴氣正性言動必以禮法所交遊多名宿如方按察茶山先生體其一也然皆敬畏公里中後進有爲非者必曰無令某先生知之道旁有跛倚箕倨者見公至必改容公爲廩保時有汪某應童試其仇家廩生也欲抑其考徧飲諸廩保而告之曰某服未闋願諸君勿保也公獨詰之曰其人以何年月丁艱居喪幾月矣飲者乃吐實曰已於前月服闋矣然與某有仇故欲抑之公曰是何言歟卽爲保之其人遂以是年入庠公之不肯徇私類如此初授徒於梓潼山後遷

城內天王寺之淩雲堂學者從之久至老不見有惰容其爲教嚴肅而懇切有常而不迫尤善講說故誠明者悅愚頑者悟桀傲者格弟子來學者必令讀經溫經親爲倍誦不以年長而或寛有過必撻之不以靑衿而少貰從遊賴以成立者百餘人聞公之教鮮有悍然叛道而爲非者其歿也門人相與尸祝之葢數十年來無此師範矣嘗因祠事廢壞一整飭之而懷私剝公者遂以斂息又嘗手定亶然堂家規以詒後人公雖屢困棘闈不獲見用於時而其施政於家



者已如是熏德而善艮者又如彼也生於乾隆八年
十二月二十■日卒於嘉慶七年三月■日年六
十縣學廩生
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
誥贈奉直大夫河州知州配程氏
封安人
贈宜人有賢德子二長秉虔乾隆六十年順天鄉試
舉人嘉慶四年進士奉
旨以主事用籤分刑部歷官甘肅丹噶爾同知攺秉

元國子監生孫六培孝縣學生候選縣丞培緒培濟倶國子監生培系業儒培受培字倶幼培緒出後公姪秉哲曾孫四人長肇昕已入庠矣培翟少時受經於先祖年十三而從學於公沐公之教深痛今茲不獲見吾祖而公之音容亦已杳矣獨其言行之大者猶在心目中若不以時撰次恐就湮没則後死之責無窮故特狀之以備史館傳儒林者采擇受業從孫培翟謹狀